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 树 生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 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1]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